

长篇历史小说

渥巴锡大汗

中子 著



民族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渥巴锡大汗

● 中子 著



民族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《渥巴锡大汗》
圣路四部曲第三部
日

内 容 简 介

渥巴锡和他的人民创造了最早历史记录以来，人类追求自由道路上伟大的长征。十六万多人离开了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草原，他们用血与火战胜了风雪严寒、沙漠沼泽、芦荡狼坡；战胜了俄军围追堵截、民族离间、宗教挑拨。十万余人化作涅槃转世天国，他们经受了死亡与疾病的折磨，克服动摇和畏难情绪，走近了不朽的母性河流——伊犁河。



目 录

第六十一章	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	/ 1
第六十二章	伏尔加河，再见吧	/ 17
第六十三章	快哥哥慢思量，自古金银惹祸根	/ 34
第六十四章	三宫化辉煌	/ 50
第六十五章	向着红太阳升起的祖国，前进！	/ 63
第六十六章	诱夺雅依克河	/ 82
第六十七章	我给你十个吻吧	/ 101
第六十八章	护玺将军智搏哈萨克丘陵	/ 118
第六十九章	人脸黑忠诚	/ 136
第七十 章	一耳天使奇取奥伦堡	/ 150
第七十一章	慢哥哥疾走百里风区	/ 163
第七十二章	翻越乌哥雪山，逾越雅哥森林	/ 178
第七十三章	猫递爪	/ 197
第七十四章	“罪”将军永远笑着面对世界	/ 214
第七十五章	向着东方，向着我佛，决不回头	/ 227
第七十六章	三个柳帽儿	/ 240
第七十七章	“酒”将军情洒阿克纠克	/ 254
第七十八章	扶摇冲空，气吞万里	/ 268
第七十九章	合喜面	/ 285
第八十 章	走出沼泽沙漠	/ 302
第八十一章	比亲娘还亲的后娘	/ 319
第八十二章	一目天使突袭楚河	/ 337



渥巴锡大汗·圣路四部曲·日

第八十三章	只要有太阳就有路	/352
第八十四章	“虎狼将”满足走向天国的女人	/365
第八十五章	黑爷爷幻想音乐是透明的	/378
第八十六章	铁嘴将军信步阿拉木图	/395
第八十七章	红爷爷蹊跷巴尔喀什湖	/409
第八十八章	赤脚的不怕穿鞋的	/424
第八十九章	夜战万狼坡	/438
第九十章	伊犁河，你的游子回来了	/452



【第六十一章】

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

一月的伏尔加草原衰草连天，已经没有一点儿生气，只有光秃秃的树枝，被悠悠的小北风吹着，发出轻轻的唿哨声。又一阵寒冷潮湿的西伯利亚北风吹来，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浓霜，洒在黄枯的残花败枝上，草原像开满了壮美无比的白花。苍白的微光漂浮着，带着湿漉漉白滢滢的寒气。

光和气从草原上升起来，草原被一团团大雾裹了起来，成了银白的世界。几米之外都看不清什么。土尔扈特的牧民们骑着马，赶着车在朝别尔图喇嘛庙广场集中。大雾浓霜使他们不敢奔跑，担心车惊了马，或马撞了车。他们平稳地驾驭着马车，哈着气儿赶着扑来的寒气。

太阳仿佛从东方出来了，浅灰的天海却只



渥巴锡大汗·圣路四部曲·日

挂着一个盆儿大的红团儿。好像魔鬼要吞了它似的，看一眼都叫人心口闷塞。有几个人性急的小伙子骑着快马，冲开了这混沌沌的世界。他们走后，雾地霜天又合成了一片。倒是为躲避他们的老年人的车，壮年人的马不得不慢行。人们急切切地喊着：“注意点！”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呐喊声、笑闹声继续往前冲。中老年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年轻人总想往前面跑，哼，小心栽跟头。”年轻人好像去打猎追击豺狼一样，冲了过去。他们跳过灌木丛，越过小土包，绕过马车，甩开老马，在草原上驰骋。他们会定定神儿、望望路、识别一下别尔图方向，又重新上路了。他们仿佛看见别尔图那儿有一盏酥油佛灯，他们依着佛灯的指示，奔向了别尔图喇嘛庙广场。

太阳终于冲破残雾酷霜，把它的几束光射了下来。雾散去了，霜留在草原上。别尔图广场中央竖着一根十三米高的旗杆，猎猎的土尔扈特战旗迎风飘扬。上面绣着一只雄鹰，它两眼炯炯有神，一只眼睛看着东方，一只眼睛看着西方。那仿佛即将复活的两只眼睛和展翅欲飞的两翼，向世人宣告：它天生就是东方文明的使者，又是西方文化的吸收者。轻风吹来，旗帜吹直了。雄鹰飞翔了，它俯视着草原，又仰视着天空。整个生命都自由了，它在呼吸着爱情的空气，发出了生命的欢乐。

渥巴锡正在组织阅兵。辛哥赶来报告：“大汗，札木杨抢走了恭格的小儿子，恭格如果跟着东归，就把恭格的小儿子送到彼得堡做人质，如果谁不让他带着这个孩子去彼得堡，他就撕票，决不含糊。”

刚刚说完，巴赫又急奏道：“大汗，又有几个贼人趁汗后宫的人忙碌，想偷走大汗的儿子札勒和女儿山兰，幸亏奥兰妈妈和明兰妈妈看得紧，才没让偷跑了。可是却又变着法子，偷了几个牧民的孩子送到了札木杨家，牧民们在他们从札木杨家出来时，认出了他们，让安户队的逮了个正着。几个偷孩子的贼人交代：



‘是受札木杨指示，让偷渥巴锡的孩子，实在偷不到渥巴锡的孩子，偷几个牧民的孩子也同样顶用。因为渥巴锡吹牛爱民如子，偷了牧民的孩子，渥巴锡会更急眼。我札木杨要和渥巴锡摊牌，只要他不东归中国，就将孩子还给牧民。如果渥巴锡一意孤行，我们也决不留情。土尔扈特汗国现在守卫的如铁筒子一样，我们出又出不去，俄国人进又进不来。我札木杨只好这样做，成败利钝，在此一举’。”

一会儿，侍卫队的人都来报告：“多尔济、陶门河、舍楞、巴木巴尔部都遇到了偷孩子的，牧民发现得早，特务们大都没有得逞，有的特务得逞了，但离札木杨家远，牧民发现后追得急，都追了回去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立即巧取札木杨家，救出恭格的孩子和牧民的孩子，让恭格和牧民们放心。”

过了一个时辰，陶门河报告：“我们内线巧取活捉了札木杨，但是所有的孩子在两个时辰之前全折磨死了。”渥巴锡捏紧了拳头道：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阅兵式就要开始了。

草原上坐北朝南的别尔图喇嘛庙前，搭起了一米多高的主席台。

台中央坐着渥巴锡，他的左边依次坐着八位札尔固齐，桌子的右边坐着八大部落的头人。第二排坐着十二千户大头人，部落的汗王府校长图斯拉其、学监郭子重等人。

草原的牧民越来越多，所有人的心儿都被这宏大的场面给冲腾起来。好像即将冲开冰层的暗流，又好像暴风雨前酝酿着宁静，在等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。一阵阵的气浪人流扑面而来，人们互相打着招呼、嘘寒问暖、窃窃私语，友好从倾诉声中散发出来，年轻人挤做一堆儿又是唱又是闹。牧民往往几个月一家在一块草原上放牧，只有集会才是他们宣泄感情的时候。别尔



图仿佛给了他们这种机会，到处都是牧民的欢笑声。

渥巴锡看着这些本分的同胞，眼睛中都是和和善善的目光，嘴里在唧唧哝哝。他们为这个集会的早晨欢乐着，他们体会着亲昵的恬适和欢聚的快乐。一会儿，他将给这些纯真的心灵，宣布他们最为激动的事件。他会使他们沉浸在痛苦中的心感到甜蜜，他会将他们备受俄国压榨的深仇宿怨予以释放。

天和地都是冷冰冰的，渥巴锡在千思百想地考虑着。该给人民说些什么，他不能把人们对土尔扈特的感情糟蹋了。他要把人们的爱、人们的情化作长虹。他要用滚热的心，拥抱人们被折磨被奴役的冰冷的心灵。他要用火热的情，亲吻人们被伤害被压抑的寒冷的面孔。他要把压榨在土尔扈特心中多年的心里话说给人们听，他要把沉积在人们心底的那份热情重新点燃。多少年来，他和人民之间，让俄国人建起了一堵高墙。现在他要把这堵高墙推倒，掘出他们之间最后一点儿灰尘。他要把清亮亮的心拿到这大庭广众之下给人们看。他要在温柔的藤蔓中透出晴朗的天空，他要在这洒满霜雾的大地上，洒出一片片春天的影子。他要把人们盼了多少年的希冀，变为微笑的现实。他要阳光照着真诚，人们都张着嘴儿欢笑。他要把这个好日子，在人们梦境中照出最亮丽的光景。

这时莫洛夫突然出现在渥巴锡的面前道：“尊敬的渥巴锡大汗陛下，祝贺土尔扈特大事已成。正如你神明的预见一样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女儿暗杀女沙皇没有成功。”

渥巴锡大汗道：“这是历史的必然，真理一旦和阴谋诡计搅和，那将是一个人生的苦果，真理只有和光明正大结合才是光辉灿烂的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大汗陛下说得对极了，我回去之后，就把你的预见转述给她。她说：‘渥巴锡大汗陛下怀疑我的能力，我非要做成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看看。彼得三世沙皇的女儿不是窝



囊废，而是俄罗斯的大器物、大气候’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要做大器物，要成大气候，用恐怖暗杀只能自己复仇泄愤，却为全人类所不齿，必败无疑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真让你一语中的。女沙皇女儿调好砒霜饮料，老远就能闻到香甜味道，她让侍女端给女沙皇喝。不想侍女是个馋猫，把那杯美味可口的饮料偷喝了。准备再调一杯端给女沙皇喝，女侍偷喝之后，立即七窍出血倒地而亡。这件事引起了女沙皇极大的怀疑，查了几天也没有什么线索。以后吃喝均要经过猫、狗、人三道试喝试吃之后她才吃喝。她女儿在吃喝方面想暗杀她的路儿，算是走进了死胡同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这是天意，天意不会给阴谋诡计一点儿机会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大汗可谓一言九鼎，至理名言哪。女沙皇的女儿又组织俄罗斯最有名望的大侠来暗杀女沙皇，她设计了给母亲引见高手侍卫的计谋，以接近母亲，伺机把女沙皇杀了。谁知这位大侠是表面答应暗杀女沙皇，而脑子里却信奉女沙皇提出的舍我其谁、当仁不让的俄罗斯精神。心里对女沙皇成立十二个院的改革措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骨子里浸润着对彼得大帝创造了俄罗斯的身体、叶卡特琳娜二世塑造了俄罗斯灵魂的伟大事业，崇敬得无与伦比。又不好意思得罪女沙皇的女儿，认为她为父亲复仇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心里矛盾得不得了，又不能自拔。在刺杀女沙皇那天，大侠当着女沙皇的面自杀了。这件事引起了她的警觉，让情报局的人查了一个月，到女儿的身上线索就断了。经过三昼夜失眠的痛苦思考，开始怀疑女儿，并派了特务日夜监视女儿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叶卡特琳娜二世是德国日耳曼人的典型，受过较好的皇家教育，又发奋自学成才的一个高智能化的女人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要叫一般人，对满面春风笑容，对自己嘘寒问暖的女儿是永远深信不疑的，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却警觉起来了。女儿不死心，非要置女沙皇于死地。就招了几个隐身者进行暗杀



活动，不想物色了几个隐身者都不理想。最后将一个女沙皇派来卧底的特务派上了场，女儿全盘托出了暗杀计划给卧底的特务。赠送了彼得三世生前佩带的一把宝剑，并指定用此宝剑暗杀女沙皇，并写了暗杀情节计划书交给了卧底特务。特务将这些人证、物证交给了女沙皇，叶卡特琳娜二世看了震颤、惊慌、懊恼不已。让众大臣议决处置女儿，全体大臣一致上奏，送她女儿上绞架。她考虑了半个月，把女儿送到彼得堡游玩去了。她发誓要用日耳曼和俄罗斯两个民族最伟大的爱来挽救她的女儿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她创造了爱的真谛，她的女儿却创造了恨的真谛。一切都是她造成的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这也是一种她自食其果的俄罗斯真理。”

渥巴锡点点头，摘下手上的南非蓝宝石金戒指，绕下脖子上的一串佛珠道：“大侠，乌兹别克苏丹已经同意将女儿嫁给你，你成婚用得着，拿去吧。”

莫洛夫道：“大汗一串佛珠已价值千金，我已足了。”只拿了一串佛珠就在众目睽睽之中隐身不见了。

轻盈的朝霞渐渐地散去，温和的太阳洗洗地到来，草原都被强烈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。人们都像堤岸决口似的到了伏尔加草原上，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。

多尔济站起来，拿起大喇叭。他大声说：“现在宣布，东归祖国誓师大会开始。一、让我们向土尔扈特旗帜敬礼。二、让我们唱一支《土尔扈特之歌》！”人们严肃而又高声唱了起来：

春天里的红雀儿，
绕着那峰巅嘀呖啭。
思念美好的家乡啊，
绕过那一道道岭来一道道山。



第六十一章 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

夏天里的红鹃儿，
贴着那树林嘀鹂鹂啭。
想念遥远的祖国啊，
噙下那一滴滴血来一滴滴汗。

秋天里的红鸟儿，
吮着那清水嘀鹂鹂啭。
思念佛国的亲人啊，
唱出那一条条溪来一股股泉。

冬天里的红隼儿，
围着那草原嘀鹂鹂啭。
想念亲爱的母亲啊，
啭来那一缕缕情来一份份缘。

人们唱完之后，多尔济道：“现在请我们的汗王渥巴锡讲话。”人们一阵欢呼和鼓掌声。

渥巴锡站起来，左手拿大喇叭，右手握拳。清了清嗓子道：“仅仅十年，俄国在我们土尔扈特汗国征兵达三十二次，十五万人。我们为俄国侵略战争死去的牧民达八万多人。这些土尔扈特的冤魂，在向我们呼喊：人们啊，再也不要忍受了。为了和平，为了自由，站起来吧！”牧民高呼：

为了和平，站起来！
为了自由，站起来！

渥巴锡又说道：“现在俄国人要我们挑选三百个土尔扈特的少年，到莫斯科去做人质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多少太阳一样的天



渥巴锡大汗·圣路四部曲·日

才少年，就是在俄国的阿斯特拉罕做人质，被他们活活折磨死的。今天，俄国的特务札木杨，又折磨死了我们的十六个少年，他们的魂灵在向我们呼喊：决不能让土尔扈特的未来软禁在地狱中，为了未来，为了子孙而斗争吧！”大地仿佛震颤了一下，人们心头也猛地震动了。人们高呼：

为了子孙而斗争！
为了未来而斗争！

渥巴锡再次激动地说：“难道我们的灵魂，可以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吗？俄国人一再强迫我们信仰东正教，我们能放弃我们心中佛一样的太阳、大海、高山吗？只有佛教才使我们保持亲切和善良，真诚和实在，美好和高尚。没有佛教，我们就没有了灵魂，我们的灵魂永远属于佛教，永远属于佛教中国。”人们听了全都像渥巴锡一样握紧了拳头，愤怒的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，仿佛任何力量都无法抑制他们。人们高呼：

我们属于我佛！
我们属于佛国！

渥巴锡又深情地说：“难道我们的土尔扈特托忒语可以像小孩游戏一样被玩弄吗？俄国政府让我们全部使用俄语，甚而所有的公文和书信都必须使用俄语。托忒语是我们土尔扈特的象征，没有了托忒语就等于割断了我们的喉咙。土尔扈特永远要自由地歌唱。”所有人听了咬牙切齿起来，多少年来他们都想和俄国的坏蛋们拼了。头人们让他们忍下来了，仿佛他们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们今天要和这些可恶的豺狼拼个你死我活。人们高呼：



我们要自由歌唱！

我们要自由歌唱！

渥巴锡接着愤慨地说：“十年来，俄国政府驱赶来了无数的俄国农民和哥萨克，来抢夺我们的牧地。他们已经将我们生存的家园抢得七零八落。十年来，俄国政府征畜五十六次，征去的牛马羊驼一百多万头。这是在夺我们口中的食物，这是在夺我们驰骋的战马。我们已经受够了，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了。为了摆脱俄国人的压迫，别无他法，只有回归祖国，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、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。盛满宗教佛法神示的汪洋大海的中国，以及赐福于万民的活佛的身边。”土尔扈特人民听了渥巴锡的话，他们振臂高呼：

向着东方！

向着太阳！

前进！

千万人眼中含着激动的泪花，仿佛今天这极大的变故，才使他们和祖国的根，再次引发了史迹怨古的幽情，才使他们愤怒的情绪有了理智的根据。一百多年来，他们生活呼吸在这块美丽的草原上，他们的心和祖国永远跳动在一起。每当他们受到俄国人欺负蹂躏的时候，他们就像和豺狼睡在一张床上。心灵每时每刻都在震颤，他们就想起景色秀美、生活舒畅的佛国乡土。只有那里才有母亲关心他们的寒暑冷暖、病痛愁烦。只有那里才是和平的乡间，致远的想像，宁静的梦乡。只有那里才有朴实的乡音，问候的饥寒，跟你说着亲密的话儿，使你半夜醒来都感到香甜。再也不用担心在俄国这种一觉醒来就变成炮弹塞上了炮眼；再也不用害怕，大白天孩子被人抢去，就给俄国人当了人质囚犯。可怕

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；被压迫、被侮辱、被奴役、被蹂躏的日子就要结束了。他们仿佛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天地，他们激动地大喊大叫，他们高兴地大唱大笑。仿佛今天才解放了，世界才真正属于他们，未来才真正属于他们。

多尔济走上前来说：“请洛桑丹增大喇嘛为我们祈祷胜利。”洛桑丹增大喇嘛念了几十句《甘珠尔》经，又叫人们和他共诵《法胜经》。

多尔济又让巴伽上台给大家占卜半月天气的结果。巴伽走上台来，向大家报告：“半月内没有风也没有雪，萨满神在永远保佑着我们土尔扈特人。”人们听完了天气预报，又是一阵欢呼。

多尔济又道：“现在请舍楞王爷领誓。”只见舍楞上来首先将自己的手指割破，放进酒缸中滴了三滴血。所有的人，都依次滴进缸里三滴血。几万牧民的血滴进血酒缸里。那血色很美，像人们恬恬的梦。那血花很艳，像一首首流动的诗。那血浆很亮，像一轮圆圆的月。当最后一个牧民滴完了最后的一滴血，舍楞拿着长剑在缸里搅了搅。将三大碗酒向天上的旗帜洒去，又向大地泼了三大碗酒。又从渥巴锡喝起，分为几百个碗，每人喝了三大口。喝完酒，舍楞领誓道：

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！

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祖国去！

盟誓完后，多尔济走上来道：“现在请札尔固齐巴木巴尔宣布祭旗。”

巴木巴尔走上来道：“现在宣布用间谍头颅祭旗。札木杨多次出卖土尔扈特汗国人民。向俄国情报局直接提供国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情报一百多次，他发展了手下八人为特务。间接为俄国提供各类情报三百多次，使汗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最近他





第六十一章 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

还向俄国建议，向汗国索要三百名子弟做人质，以防土尔扈特回归祖国。甚至连俄国到汗国征兵，都是他间接策划的阴谋。他可以说是汗国最大的杀人犯。二十几天前，他又威胁手下的牧民参加特务组织，牧民拒绝后，他竟然亲手枪杀了一个牧民。十几天前，他企图出逃向俄国告密，他又亲手打死了阻止他出逃的牧民两人。他手段残忍，今天又残杀了十六名少年，他心地歹毒，罪大恶极，现处以死刑，将用他的血祭我们东归祖国的旗帜！”人们高喊：“杀死俄国走狗！人民扬眉吐气！”

色克色那跑上台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人们面前：“求求你们，饶了他吧！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他的骨血。饶他一命不死，哪怕把他带回中国的监狱，给大家当牛做马当奴隶都行。”

多尔济道：“我们土尔扈特对杀人犯是不讲温情的。对杀人犯的温情，就等于我们土尔扈特法典在推崇杀人。色克色那，土尔扈特推崇的是和平、亲情、正义和伟大。”色克色那号啕大哭着昏了过去，人们把他架了下去。

色儿娜跑上台来，大哭着对渥巴锡道：“大汗，饶了他吧。虽然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丈夫，但他毕竟是我的丈夫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姨夫。我们是‘亲加亲，骨肉亲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’啊！求求你了，饶了他吧！”

额海站起来道：“色儿娜，我的好妹妹，渥巴锡饶了他，汗国人民能答应吗？”

色儿娜跪着向人群磕了三个大响头。台下千万人高喊：不能原谅杀人魔王！弘扬土尔扈特法典！

额海道：“你和色克色那心地太善良，所以老受他的欺侮。现在该受够了，你们又要这缠缠绵绵吗？”

色儿娜道：“我是人啊，我也有颗心啊！我有人之常情啊！”

额海道：“你想一下，被札木杨杀死的人，你想想别人的情、别人的心，你就想通了。”



色儿娜听到这些，夫妻之情好像突然崩溃了，她咕咚一声倒地晕了过去。

札木杨被拉到旗杆下面，他表面上镇静而坦然，骨子里却极为害怕。巴木巴尔问他最后的要求时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渥巴锡大汗向来是宽宏大量的，希望大汗能原谅我最后一次。”

渥巴锡道：“你错了，你每一次把原谅都看得一钱不值。当这一次把原谅看得伟大之时，却晚了。你要永远记住，世界上每一次原谅都是伟大的。当原谅变成了法律的长剑之时，它就变得无比的严厉。”札木杨听了吓得尿到了裤子里。

当砍下这个万恶不赦的家伙的头颅，他的血竟然全是黑的，没有一点红色。人们只有这时才懂得了，他是黑血黑心的家伙。

巴木巴尔拿起一只大酒碗，接了札木杨满满一碗黑血，向天上的旗帜洒去，又接了一大碗酒，向大地洒去。千百万人又高呼起来：

正义之剑必胜！

东归之路必胜！

多尔济又走上前台道：“请札尔固齐敦多克讲话。”

敦多克道：“现在我宣布：每家发一辆新幌车，五人以上之家发两辆，十六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下的男子，每人发一枝猎枪。去打击敌人和豺狼。”人们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地欢呼。

渥巴锡和众札尔固齐上台向人们三鞠躬。渥巴锡宣布：中国农历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初一，公历一七七一年一月十六日，（俄历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）武装起义，东归祖国！人们最后高呼：

自由属于土尔扈特！

胜利属于土尔扈特！